

在德軍後方

天下叢書  
李嘉璧譯



新學生圖書公司經售

天下叢書  
李嘉慶譯

# 在德軍後方

祖望購于滬市

新生圖書公司

卅一年三月八日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代理發行

天下叢書

在德軍後方

原著者

John McCutcheon Raleigh

譯者

李嘉璧

國內代理人

戴行遙

代發行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二三四號

印刷者

新生印刷所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  
印刷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渝版

實價國幣五元八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 原著者序

著者在本書中，未嘗根據政治上或世界大勢上之觀點論德國之行動。凡此謹留待較著者更能勝任之作家。

書中所述皆著者個人之經驗，觀察及感想。此種材料為報紙新聞中所不屑採取者，然所幸本書固非報紙新聞，而為一記者在戰時德國之生活實錄也。

著者在此尚現仍留居德國探訪新聞之美國記者故敗。若蒙工作之困難或可于本書中窺見一斑。若蒙正從事于忠實報道「希特勒國」中所發生之一切事件，無時無刻不有被逐出境之危險，至若工作時精神上與健康上所受之損傷，猶其餘事。

將來命運如何，尚在未定之天，然殊未可樂觀。著者竭誠希望此輩現仍留居在德國境內飽受壓迫與虐待之美國同胞，能于危難時安然離去。

約翰·拉雷 一九四〇年八月

RWJ 61 / 04

## 譯者緒言

自從德國的軍隊在歐洲大陸上建立了曠古未有之戰績後，世人對於這「何奧之暴也」的納粹國家都感覺起興趣來。關於它的論著，簡直多得可以車載斗量，但可惜都是些一鱗半爪之作。直至本書出版後，才有一較完備，較有系統的讀物。

納粹的統制新聞，素極嚴格，凡流出德國之一字一語，無不經其嚴密檢查，因此我們希望從報紙上的電訊中看出德國之真相，實不可能。本書作者的約翰拉雷是美國芝加哥講壇報的國外通訊員，駐德工作，歷有年所，直至最近才離開那裏，對於德國的一切情形，上自軍政大計，下至民間生活，無不知之甚詳。現寫成此書，凡以前他在德國時所不敢言或不便言者，都已暢言無忌。我人讀之，殊勝于暢遊德國後方一次也。

此次戰事之最後結果如何，實無人能預測，目今德國雖然挾其精兵利器，陷城克地，占得了不少便宜，但後方一切情形，如民間之生活狀況，民衆之戰鬥意識，淪陷區人民之反抗情緒等，也都是決定最後勝敗的重要因素。凡此一切，著者在本書中皆有詳細之說明，讀者當不難自尋結論。

三十年五月譯者記

# 目次

第一章 啓 畫	一
第二章 落 淚	一
第三章 觀 戰	四六
第四章 「令郎陣亡！元首萬歲！」	八九
第五章 答文酒店	一〇三
第六章 到捷克去	一一八
第七章 人心不死	一四六
第八章 到華沙去	一六六
第九章 劫後華沙	一八二
第十章 慕尼黑被捕記	二〇一
第十一章 波蘭亡國恨	二一九
第十二章 德國之冬	二三六
第十三章 播音機昨	二五七

# 第一章 啓蒙

我柏林寄宿舍客廳中的電話鈴忽作銳鳴。我醒了不過二小時，對於這擾亂自不免非常厭惡。我已工作了一整夜，直到晨五時才回寓所。不論誰都已最後承認德波間的糾紛即可和平解決，戰爭的危機已成過去。

有人在猛擊我的房門。「拉雷先生，電話！」

「知道了，我立刻就來，」我睡眼惺忪的回答。當我在客廳中拿起電話機時，我的睡魔猶未盡去。

「德軍已開入波蘭。就在今晨——五時四十五分。這是真正的戰爭。趕快到辦事處來！」

我奔回臥室時，房東太太在我身後胆怯的問我得到了什麼消息。她有兩個兒子在軍隊裏呢。

「戰爭！」我简短回答。這時我的腦海還不能融會這突發事件的全部重要性。我急忙機械的梳洗穿衣，不久後已坐在一輛出租汽車中了。

柏林一切如舊。起早市的卡車和送貨車在街道上往來如梭。工人們步行着或在等待擁擠的街車，誰也毫無慌張之態。他們須到那天下午希特勒在國會中演說時才能知道時局真相。

戰爭！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許多時來，和平老是徘徊在德國，波蘭和其餘的歐洲大陸上。雖然希望不確如  
 懷，卻也從未絕望。希特勒不願退讓一步。波蘭的態度也很堅決，顯然拒絕德國要她讓渡全權特使來  
 德京商討走廊問題的請求。雙方都已集重兵於邊境，但這也不應當是爆發戰爭的預兆。歐洲各國象兵邊  
 界之舉，已是數月來習見之事。但每次至糾紛和平解決後，他們便會調到別地去的。

這情形恰像寓言中那隻喜鵲說的牧童叫喊了太多次數的「狼來！狼來！」之後。誰也不想到納粹這  
 一次的新要求會使戰爭爆發。大家以為終究會有解決辦法的。美國僑居德國的人，通訊員，工業家，  
 大使館和領事館中人物，幾乎也全部作如此想。表示懷疑的僅佔絕少數。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就  
 是希特勒的軍隊開始進佔波蘭走廊之日，聚集在阿特蘭酒排間中的外國通訊員們，還有願意下十一之  
 重注打賭戰爭不會發生的——而且竟沒有一個人敢接受！

過去類乎此的情形已屢見不鮮。人們慣於用驚奇的目光觀望着威震世界的第二步動作，而每一次那種  
 所謂「阿瑟爾夫可怕的吹牛」都能得到他們不得不歎服的結果。他不敢戰爭！他從未敢戰爭，他老  
 是能兵不血刃而滿足慾望！他曾親口懇切的允諾國人說他志不在戰爭。民眾都在熱的信任他的話。在  
 九月以前，全德人民都對他歌功頌德的緣故，是爲了他既能使德國不受戰禍而又能回復其強盛！

「我們的領袖？戰爭？不可能的！他已允諾我們；他才不傻呢！你們等着瞧吧——他能領導我們戰  
 過戰爭而得到我們德國人所應得的！走廊和但澤！」這篇滔滔不絕的談話，到處反覆單調的流傳着，



明眼人能立刻看出其來源何在。宣傳！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是每一納粹的編劇家都盡力訓練其分子擁護領袖的和平主張和支持他的非戰論調。他們自己都深信不疑，因為這是命令。

這次的結果究竟如何，不出數日便可水落石出。戰爭麼？幾顆子彈，一二架機關鎗，什麼大事都將化為烏有！

這是一班自作聰明者的普遍意見。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氏在柏林和倫敦中間的上空已往返多次，正盡力使事態能和平解決。政府發言人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聲稱德國決不容許希氏之對波要求有任何讓步，但同時卻堅稱戰事之發生是一件不可能，非常不可能的事！祇須波蘭人能够阻止暴行，歸回走廊，什麼事都會烟消雲散。

接着法國大使館的烟窗中有烟冒出。此時正是八月下旬，天氣燥熱，無論如何也用不到舉火取暖，我站立在威廉街和林蔭大道的轉角上看望了一會。在顏料業大樓上的高射炮手們，正在有條不紊的舉行演習。美國旅行社的辦事處，依舊有成羣的旅行者擠出擠進。行人往來如蟻，依舊是熙來攘往。在烈日下的林蔭大道，是有其動人的魅力的。

但是這烟呢？現在更多了。我突然明白。法國人正在銷燬文件，使將李他們撤退時，不致落入德人之手。

波蘭戰事已歷一日。我們都在密切注視英法將作何舉動。這烟是很有意思的。法國將戰，我趕快回

到辦事處去。

滿談遍於各處。據說戈林已委派葛雷特德為德使，去和張伯倫及其他英國政府中人會談，而且這位特使前次已到過英國好幾次。大家都以為他此時正在倫敦，數小時後即可歸。大局即將明瞭化，和平轉瞬可至。希氏的軍隊現已接近德國原來版圖的南部界線，除去了海拉（Holla）西普拉且（Wesprath）格迪尼亞（Gedynia）和少許孤立據點外，實際上德軍已佔領了走廊。

過去二十四小時所發生的事件，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個人從波蘭有事以來，工作驟形忙碌。然而並不感覺疲憊。別人也是如此，雖然連充分睡眠的時間也沒有，但都精神抖擻。

我一方面等待着英法方面的動靜，一方面回想過去數日間所發生的重要事件，舉世震驚之德蘇協定的簽訂；報紙上記載波蘭暴行文字之驟增五倍；不宜而戰之希氏閃電戰；德元首府和英法大使間的文電往返；英法駐德記者之悄然離去……

接着是實施燈火統制第一次號笛聲的銳鳴，從此柏林市民便須每晚度其黑暗生活直至停戰之日了。雖然報紙和無線電早就宣佈燈火管制將在九月一日起實行，大家都認這天的號笛聲，是一種使納粹首都從光明變成黑暗的記號，因此感覺分外恐怖。

八月初旬，柏林會舉行過一次繼續數天之久的燈火管制演習。當號笛開始怒吼時，全市房屋的門窗都立刻關上；屋內的燈光則用黑紙遮掩起來。交通全行停頓；電車和步行者都急趨於家。馬車

在電桿上。街道上寂靜如死。唯一有生命的是那些嚴肅的警察，各備防毒面具一副待用。

正在飯館中的人可不必入地下室，但他們都被驅入內室，同時還受到戰事真個發生時必須立趨地下室的警告。那時我恰在二街一家飯館進膳，因此喪失了一小時半的自由，直至解除信號發出時才得離開。我正預備趕火車，險個因此脫班。從柏林至波茨坦（Potsdam）一段路中，我們車廂中的燈光完全熄去。當重見光明時，車中侍者虛應故事的向乘客道歉，大家都覺得好玩。我也覺得這是一種有趣的經驗。

不出一月，我嘗到了第一次真正空襲警報的滋味。這次的警報聲，正式將生動的戰時風光引進了柏林。事變前一星期，各防空室已漆上顯明的紅黃色記號。我服務的芝加哥講壇報柏林辦事處，設在廣場旅館中，警報時職員們都須避至旅館的特備地下室。旅館職員和經理們諄諄勸告旅館中任何人均須嚴守防空規則，一聞警報須立下地下室。

講壇報同人都不願遭受活埋之慘禍。因此大家拒絕進防空室。聽到警報聲之後，我們便立刻將門鎖上。如果黨員或防空隊員走來叫我們下去，我們伴作室內無人置之不理。好幾次警報都是這樣應付過去的。

燈火管制所造成的黑暗，是大家意料中事，但它所造成的恐怖空氣，卻是從來未有的！從房間裏關閉着的窗戶中，我們可以聽到街上婦女因極度驚恐而發的叫喊和啜泣聲。電話全部停頓。警察得拘捕

任何逗留在街道上的的人，這班人有的是故意不願遵守防空規則，有的則因驚慌過度而不知所措。但二者都須受重懲。這次警報的時間，前後歷時四十五分鐘。

我們聽見客廳中有兩個穿制服的防空隊員在談話。他們正在巡邏旅館各部，並試推各房門，看內中是否有不遵守防空規則的人。

祇聽一個說：「我聽說這一次的警報並不是演習性質的了。七十架波蘭飛機已出發飛來這裏。是一個航空軍官告訴我的！」說畢他們便走開。事實上他的話全部不確。但當發警報時此等謠言最多，而流傳也最速。人們往往會突然記起當天下午或警報前五分鐘的一個官員，尤其是一個軍官，向他說的話！

說波蘭飛機飛來空襲的話非不合理。從那天早晨起，戰鬥行為已開始。波蘭人會立誓摧毀柏林，華沙報紙曾揚言如果戰事發生，波蘭軍隊的第一目標是德國和柏林！而我們離開希特勒所居的元首府僅數步之遙！

街道上像死一般寂靜。號笛的銳聲已止。我突然覺得警報解除的信號聲將是世間最美麗的音樂。我們繼續工作，但我意識中有一種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的感覺。我幻想着在外面寂靜中高射炮手立在聽着機畔的神情，他們正在聚精會神的聽着幾百架飛機，裝載着可怕的火藥，越飛越近的聲音！

最後，解除信號響出，大家如聆福音。但燈火管制已開始施行。光明燦爛的柏林之夜，已成過去。

他們漸漸習於混亂的戰時日常生活。黑暗已是每歲必然之事。他們已明知道本國軍隊正在戰場上。自九月一日起至三日，各官方報紙滿載德軍在東方勝利消息。人民都很高興。他們都夢想不日德國會加入戰團。絕對無人作如此想！

德報之憤講和傷約國之參戰，對於一般德國人都像一個可怕的晴天霹靂。平日政府之宣傳，使他們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

當這消息到達我的上司許滋女士——講壇報駐柏林辦事處主任——時，我二人不禁目瞪口呆。近來滿耳！我趕快奔出辦事處想到宣傳部去訪問。當我走過穿堂時，櫃台旁有一個職員問我得到了什麼消息。平時他們老是喜歡這樣問，我們也老是聳肩微笑，拒絕作答。可是這一次我竟情不自禁，大聲回說：「你們已和英法開戰了！」

如果我能擊他的面頰，這人的反應也未必會如此猛烈！他不由自主的後退幾步，面色變成死白。雙手緊攥着桌邊。

「天哪！」他一邊說一邊走向經理室去，走路時異樣小心，好像一個剛在路上身歷汽車出事的人一般。從這一天和以後數天中，我所遇到的德國人大多具此態度。他們開始不肯相信，待不容不信後，便開始極度憂鬱。

「爲什麼？爲什麼？」能在每一咖啡室中聽得。「可怕！可怕！」發自每一個人的口中。

第二個星期日，整個柏林爲悲愁柔氣所籠罩。德國人，尤其是柏林市民，有一個習慣，便是每逢每星期日徜徉於公園中和大街上。在平時他們總是笑聲不絕的評論着各商店的陳列品。徹底享受他們悠閒的安息日散步。這一個星期日卻無一人面帶笑容。大家都低聲驚慌着突發的可怕事件。垂頭喪氣舉步呆滯。德國人又在戰爭了二十五年中的第二次！

車站上的情景和一九一四年時大不相同，那時開拔至前綫的戰士，都頸懸鮮花，欣然和家屬戚友們道別。這一次勃特烈街車站上的情景，卻悲慘萬分，當許多婦孺看見他們的親愛之人踏上擁擠的車輛駛往東西兩綫時，都不禁大哭起來。

好像在一個預定的信號下，哭聲突然停止。最後的道別語說得冷靜而無感情，似乎妻子母親們不願相信他們的丈夫兒子也許是去送死。他們吻別時的神情，好像是男子們將出發一次平時週末的短期旅行一般。這情形較眼淚和號哭更令人酸鼻。

比較年老的後備兵也奉召入伍。一隊隊灰髮或禿頂的男子在街道上踟躕而行，沉重的行囊使他們躬腰曲背。此時他們大部分連制服還未曾領得。不少人已穿著軍裝，但軍裝在兵站中軍隊徵發馬匹，馬嘶聲和兵士在長官勸報着相馬的結果無從在兵站中。這匹宜於作戰，那匹宜於駕駛救護車。大隊的鎗械，軍需，和機械化戰具往來於柏林市上。禮服式的軍裝絕跡不見。

人民擁擠在各商店中，大量購買各種物品。統制日用品之舉已迫在眉睫，婦女滿載了肥皂，衣料，化妝香品等物而歸。舞季則大量採購雪茄和香烟。商店貨物能在幾小時內銷售一空。銀行中的情形有似平時之擠兌風潮。人民如中狂易，購買，購買，不息的購買，每一分尼都儘量使用，於是政府乃不得不出而干涉。

贖品券最先發現。不久衣服券也追蹤而出。戈林大聲疾呼，警告國人，立誓德國必須犧牲。無線電終日播送粗暴的進行曲。褐衫制服在街道上空前盛行。現在正是人民效忠領袖和祖國的絕好機會！

報紙上大登波蘭人暴行的消息。發暗鎗！屠殺！酷刑！強姦孕婦！走廊地帶的德僑雙手被砍，乳部被割，頭被斬去！諸如此類可怕的記載，充滿了戈貝爾的報紙。其中尤以發暗鎗為最堪深惡痛絕。德國人採取怎樣的報復手段卻隻字不提。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新聞部主任司都姆氏（Von Schulthess）在外國訪員前發表了一段關於波蘭抗戰的令人驚異的談話。他用一種悲憤的語調宣佈說：「我們必須有秩序的，正確的來戰爭！這一次的波蘭戰爭，必須遵守自古以來的戰爭之道才行！」波蘭人的英勇保衛祖國之戰，在納粹黨人「有秩序和正確的」的觀念中當然是不合的！司都姆氏平時雖然頗得記者們的愛戴，這次卻受到他們的公然嘲笑。一場何等「正確」的戰爭！波蘭的村莊正在燃燒，波蘭人正受着極端殘酷的報復手段！漫無限制的轟炸！報紙上聽見之語，卻是一車炸彈轟目標。此外秋毫無犯！在波蘭戰役中無所謂不設防城市。

衫團員和領袖斯特拉邱氏 (Steinher) 的刊物「黑色集團」(Das Schwarze Korps) 發出將每一波蘭人處死的狂呼，據說落後民族必須在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前淘汰！尼采，超人，西格非 (Sigfried) 德國神話中之民族英雄（在納粹報紙的評論中怒吼着。雅利安主義，反猶太主義，納粹式的正義感，大規模貫入德國人民的思想中。

同時，強大的德國武力已將擊破波蘭軍隊。德軍和聯軍分集在西格非線和馬奇諾線上開始作戰。英國對德封鎖日益加緊；船隻時有沉沒。空襲警報一夕數起，血肉模糊的受傷軍民隨處可見。人民心中的恐怖與日俱增。食物達到了最高的戰時價格。醫生紛紛出發前綫。醫院出清了普通病人而改作專治傷兵之用。後備兵日有召集。

無線電中發出更多的進行曲。報紙上辱罵敵人的文字佔滿了篇幅，將張伯倫和邱吉爾寫成了不堪的人物。一個婦人在法院請求和她的丈夫離婚，所提出的理由，是他像英國海軍大臣一般的說了謊。結果她竟如願以償。法官說姑不論其他，這一點已儘足為離婚的根據了。

飢餓，一切貨品之乏統制，燈火管制，失去兒子或丈夫之憂慮，這些不幸之事，都降到了德國人的身上了。

戰事已在進行中，與眾俱來的是飢餓，恐怖和死亡；猶忌，宣傳，和仇恨！



## 第二章 落淚

九月一日下午七時正，空襲警報之聲大作，幾乎震動了全城。這解除信號發出時，柏林的全部燈火都已熄去。納粹的首都已成黑暗世界，一綫光明是一點點從緩行着的街車中所發出的微光。

有人未曾身歷空襲時燈火管制之恐怖，而僅閉目設想當時之情景者，曾告訴我說，那時所發生的感覺，必像平時城市中發電廠忽告損壞一般。

我敢向讀者諸君保證，這二者的情形絕不相同！施行燈火管制時，固然什麼東西都成漆黑一團，但這種黑暗使生存其中之人另外發生一種異樣的感覺。他會感到絕對孤獨，好像和一切世人相隔絕，在一悲愁之海中浮沉，而這海中的無形巨浪已將他陷於絕境。此外，在這種孤獨之後還蘊藏着一種可怕的可能性——如果炸彈飛下，他將立刻粉身碎骨！

在那第一次空襲之夜，我們的感覺大概都是如此。人類是適應環境的動物，對於無論什麼事，祇須假以時日，終能安之若素，但每晚的完全黑暗，總不免使他們的神經受創。即使一個神經堅強的人，能克制對於黑暗的自然之不快反應，但當他想起敵機能隨時隨地出現而將他送死時，他也够難受了。還有那可怖的明月之夜！當人們在傾略月色時，還突然想起今夜是一個理想的空襲之夜，敵機也許